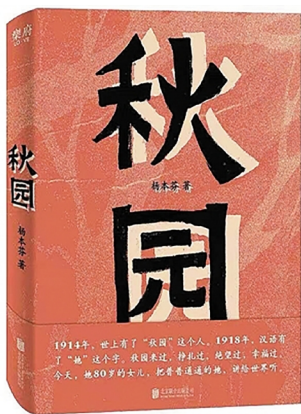


时间与生命的交响

——读《秋园》

□ 羊斌



随着年龄一年年上升，我不免会有一种紧迫感和无力感。收拾屋子的时候，翻到自己以前写的字条：“我都四十出头了，一切还来得及吗？”那时候我哪里晓得什么是岁月如梭？一转眼自己已经五十多了，但我知道当时的问题一定与写作有关。我热爱文学，梦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，但却一直不够努力，至今离向往的目标还很遥远。

直到我打开《秋园》这本书，看到作者杨本芬，六十多岁才终于提起笔，书写母亲的故事时，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。是的，只要开始动笔，任何时候都不会晚。《秋园》是杨本芬老人的第一本书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，她写了一本又一本，《秋园》《浮木》《我本芬芳》，现在已是八十多高龄，第四本书也完成了，而且，

每一本书都写得那么的真挚动人，好评如潮。

秋园，是杨本芬老人的母亲，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女性，经历了从民国到新中国建立初期这一动荡时期的各种苦难，饥饿、贫穷、战乱和生离死别，她决不向命运低头，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，支撑起了整个家庭，为子女们创造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。我沉浸在书里，仿佛看到了我的外婆、奶奶，她们都有着同样的命运，她们的坚韧和毅力令人敬佩，她们的宽厚与遭遇也令人唏嘘。

秋园去世的时候，杨本芬老人在巨大的悲伤中想到，如果自己也不写，那母亲所有的经历都将迅速被这个世界遗忘，就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。所以，她必须写，记录母亲坎坷的一生以及对家人深沉的爱，也记录在那个时代中，作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、载浮载沉。母亲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老人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她要写下那个时代，令人百感交集的时代。

于是，在厨房炖汤的香味里，她开始了写作，一发而不可收。

写作过程中一定有很多的痛，那些尘封的往事被一点点唤醒，不管是美好还是悲伤，总会把眼泪引出。我陷入回忆的时候，常常会这么想：那么沉重的往事，不

如扬一锹土全部埋葬吧！但是她不，她要写，要写下母亲受过的苦，受过的罪，短暂的欢愉和长久的悲苦，也写自己的人生，那么多的无奈和彷徨，还有身边的人，命如草芥、生如夏花。在她那里，写作是顺应天命。她说：“我也感到奇怪，只要提起笔，过去那些日子就涌到笔尖，抢着要被诉说出来。我就像是笔赶路，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。”

杨本芬老人并没有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，但她的文字朴素而精炼，看似温婉平淡，却直戳人心。全书质朴又真诚，有时候轻轻一笔，就能带出读者很多共鸣与泪水。我想，只有真实的生活体验才能选取这样精准的素材，才能让简单的文字蕴含着对生活与社会巨大情感的力量。

通过《秋园》这本书，我了解了一个女人的一生。当我翻开这本书的那一刻，我就被带入了一个充满苦难与希望的世界，与书中主人公一起经历了她的人生旅程。我也受到了杨本芬老人的鼓舞——什么时候都不晚，拿起笔来，记录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，聆听时间与生命的交响吧！



院里有棵桂花树

□ 吕鑫月

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。当初舅舅家拆迁了带不走这棵桂花树，它便来到了我家。我已记不清它刚来我家的样子，只记得我童年的每个秋天都弥漫着桂花香。

每当桂花开时，我妈就会折几支放在卧室里，这样连做的梦也是香香甜甜的。

我折不到高处的细树枝，便会挑着捡些落在地上的桂花，捧在手中，尽情嗅着。

我自豪地告诉同学我家有一棵桂花树，还用装鸽食的小盒子装满了桂花带到学校。那是一种蓝色底透明盖子的塑料盒子，不用打开盖子就能看见里面米黄色的桂花。放在课桌上，我时不时会瞟一眼，有一种莫名的心安与满足。

尽管在从家到学校的这段路程中，桂花已由嫩黄色氧化为深褐色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散发出浓郁热烈的芳香。

课间的时候，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跟我要桂花嗅着玩。我郑重地把一朵朵桂花放在他们手心，嘱咐他们要好好珍藏。小学生的好奇劲儿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没过多久，桂花就又飘落到地上了。

记得秋雨后的桂花是最香的，经历了一夜风雨，鹅黄的花儿在树下铺了一层，像是给大地添了黄色的秋衣。雨水洗去了空气中的污浊，只剩下纯粹的桂花香，馥郁浓厚。

树上、地上的花，在风中拼了命地招摇着，芳香霸道地闯进你的鼻子，让你移不开眼、迈不了腿。一大清早就沐浴在桂花香

中，一天还能有什么烦恼呢？

许是和桂花树相伴长大的缘故，我对桂花有种天然的好感。上了初中，老师讲到袁枚的一句诗：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。苔花长什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桂花也没比米粒大多少，小小的四瓣，小姑娘似的，聚在一起藏在绿叶里，却迸发出如此沁人心脾的香气，难道不是很励志吗？

于是桂花成了我作文里的常客，每当作文世界里的“我”痛苦失意时，总有那么一棵桂花树恰到好处地出现，也刚刚好碰上了花期，甜腻的香气、自强不息“学牡丹开”的精神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抚平了我“破碎”的心。

不知何时起，时间像是百米冲刺一样跑得飞快。

我终于成了“不见天日”的高中生，早出晚归，基本上没机会看见阳光下的桂花树了。

秋夜的回家路上，有桂花香若隐若现，小猫似的，挠着你的裤腿，祈求你和它玩捉迷藏。

最近一次看桂花树是今年3月回老家的时候，树叶是那么的葱茏茂盛。阳光透过缝隙洒在花圃里，碎了一地，树枝上挂着的红色小灯笼还在彰显着新年的喜庆。

我站在树下，注视着眼前的桂花树。

我惊喜地发现，粗壮的枝丫上居然有一个鸟巢，小小的，很精致。鸟巢上落了几片叶子，有新绿的，也有枯黄的。

我想，我和鸟儿一样，还会常常回来看它的。

留坝印象——昼与夜

□ 刘嘉

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！”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这样说过。

我却不能完全认同这个观点，因为这个叫“留坝”的小县城，我就又一次来了。

我决定来留坝张良庙前，本先通过百度确定来回路线，结果一出门还是晕头转向。先是把汉中汽车城看成汉中汽车站，到了一看，才知道犯了错，回过神来赶紧往回走，等到了汽车站，去留坝的班车刚开走，下一趟要下午1:30发车，而此时才上午10:30！于是我重新规划行程，还好，终于在汉中高铁汽车站买到去留坝县城的车票。

一路钻山过桥，从盆地到山沟，始终沐浴在八月底汉中的暖阳里。人说秦岭乃中华大地之肺，果然令人神清气爽，群山被蜿蜒的高速公路切割为阴阳两部分，草与树的葱绿、深绿、浅绿，层层叠叠地展现在眼前。一会儿溪水潺潺；一会儿农舍俨

然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如同步入油画中。一小时左右后，一座小县城出现在视线里，这个县城被称为“留坝”。留坝隶属汉中，位于秦岭紫柏山麓，风景不殊，气温适中，难怪汉代留侯张良会选择于此。

我不知道怎么去张良庙，按照习惯，打开高德地图寻找车源，竟一无所获。只好询问当地人，一私家车主告诉我没有去的班车了，但可以送我，四十元车费，我便答应了。

山回路转，经过一个个弯道，终于在一个四合院式的山坳处，我看到张良庙的山门，买票进去，眼前的一切景象和贾平凹《张良庙记》里没有大的区别：“连绵的山峦一直排列到此，突然错落开来，向东一折，再往北甩去，窝出一个四合院式的山坳。坳边山石如蹲如卧，堆砌隆起，万般姿态像人工精心设计了似的。山石皆乳白色，凿之便为字壁；上有异竹，碧青青地透着

紫色，一律出地一尺，便拐了一个弯儿，又端端向上。山石下，多有细水，在竹石之中隐伏，悄然无声。往后就是崖壁，仰视不可见顶，全被古松遮掩，半腰又卧了白云，使人不知崖的险峻，不知涧的深浅。楼、亭、台、榭，依山而筑，却尽藏在绿里，只浮出一檐半角；人进去，便不见身影，坐下静听，唯有鸟鸣数声。”

张良庙距留坝县城北四十里，贾生的文字是早年间写的，但在在我看来，除了“幽静清静，空气清新”外，还有八月骄阳、湛蓝似海洋的蓝天、洁白如棉花糖的云、时隐时现的山岚、空谷传响的鸟鸣，一股脑占领了人的视听感官。抬望眼，连绵不绝的山峦好似铁青脸安静地看着你，让人心生害怕。——不如归去，我对自己说。

夜晚留宿留坝老街。当皓月从东边的山峦一跃而出时，我正晃荡在留坝老街的序巷里。留坝

目前有三条街，从东往西，依次是老街、主街、辅街。老街历史最悠久，系嘉庆13年所建，值得一观。大条石铺就的路面，溪水沿渠沟顺流而下，路两旁店铺林立，旅游旺季刚过，高挂的大红灯笼半新不旧。抬头看那白玉盘，突然觉得街灯都是多余的，假如关闭所有街灯，是不是和中古时期的夜晚相似？但现代文明的标志又确实在眼前，那家咖啡馆里、这家小酒店里，或人声鼎沸，或笑语喧哗，或低声细语，轻柔的、舒缓的、激越的乐曲声飘荡在并不宽阔的巷道中。

走出老街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，主街、辅街上停满了私家车，车内并没有人，偶尔驶过一两辆，好比禽鸟掠过水面，波纹过去，复归平静。马路两旁的树梢上，秋蝉“吱”着喉咙从树枝一端飞向另一棵树，整个小城似乎都沉睡在永恒里。月亮升至中天时，一阵阵山风不期而至，呼啦啦吹动树梢，发出渐渐索索声。远处的山是青色

的、是剪影的、是沉默的。你看右手边山顶那座佛塔，刺刀般刺向湛蓝的夜空，而星星也陆续占据了苍穹，仿佛伸手可捉。

夜已深，凉风扑面，万籁俱静，路上更空无一人，我转身走向宾馆，忽听到很远处一阵粗犷男腔在马路路上，那是秦腔《斩单童》：“喝喊一声绑帐外，不由得豪杰笑开怀。某单人独骑把唐营踹，马踏五营谁敢来。敬德擒某某不怪，某可恼瓦岗众英才。当年一个一个受过某的恩和爱，到今日委曲求全该不该。”

我赶紧打开五楼宾馆的窗户，那声音由一个骑车走夜路者发出，忽地倒地，车轮悠悠空转。他摸索很久，终于爬起来，却不骑，推着走，嘴里嘟嘟囔囔着什么，想必他是喝多了。

对于酒者来说，这注定是个有故事的夜。

对于我来说，这注定是个要记下故事的夜。